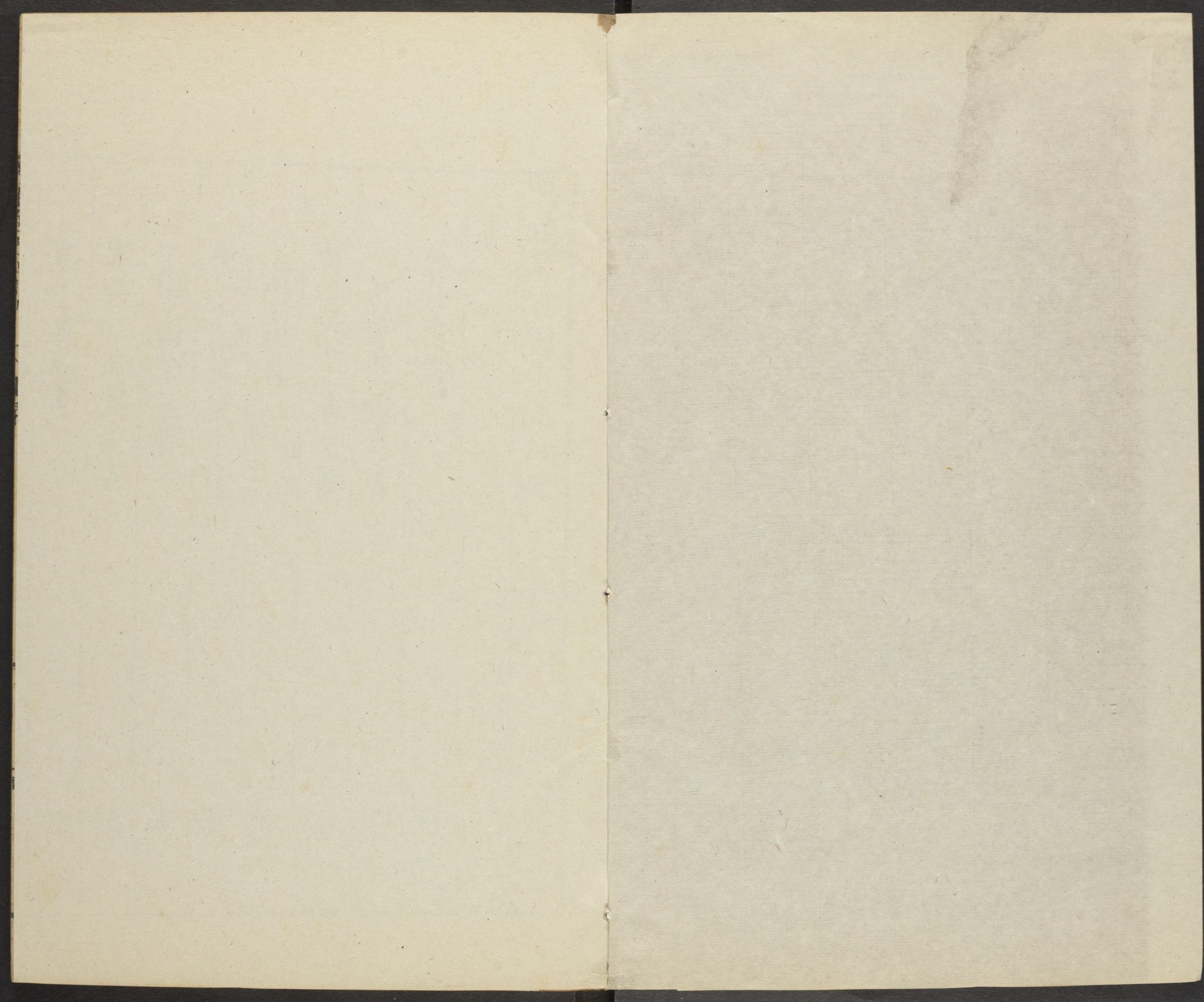


5238.07/0623



文編卷之四十九目錄

書

答任安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楊誨之第二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上宰相第三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于襄陽書



司馬遷

柳

柳

韓

韓

韓

韓

韓

與鳳翔刑部尚書書

韓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韓

與楊京兆憑書

柳

投時相書

歐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歐

上余青州書

老蘇

上韓大尉書

大蘇

上梅直講書

大蘇

上劉侍讀書

大蘇

上富丞相書

大蘇

上曾丞相書

大蘇

上樞密韓太尉書

小蘇

上劉長安書

小蘇

謝杜相公書

曾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曾

上曾參政書

王

與撫州知州書

曾

文編卷之四十九 書

武 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 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胡 帛 子行 校刊

答任安書 司馬 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
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
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
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已容若僕大
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
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
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情情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
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
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
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

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官刑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
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
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
宦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
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
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
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

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
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
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
除之隸在闔茸之中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
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
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
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
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

君門下素非相善也祗令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
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
取予以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
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
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
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
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叩億萬之師與單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
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

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帥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垂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夫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宿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蛄

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捭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

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

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

至此言不辱者所謂疆顏

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

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

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

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俟誅諸呂權傾五伯囚

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

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

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

云土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

亡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

此公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

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

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

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
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
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
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
雖怯與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
紕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且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沒世之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
名摩滅不可勝記也傲僕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黜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
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
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
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
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
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
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
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

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勝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閹閹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

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寬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痺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口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君八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

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
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
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
隔狼忤貴近狂踈繆戾
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
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
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搆
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
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
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

生食俸祿明德至
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
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
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
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注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
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
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
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
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

自料懃懃勉厲唯以中正信
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
此也末路厄塞軀兀事旣雍
蹈不測之辜群言涉騰鬼神
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
且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
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
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
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
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

一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
一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
一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
一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一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
一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
一骨沸熱竽竽孤立未有子息
一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
一如縷每常春秋時享子立捧

真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
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
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
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
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
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
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立墓馬醫夏畦
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
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

和里舊宅宅今已一二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
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
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
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箝適洗沐盥漱動逾
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
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
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
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
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
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置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
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
死崩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
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
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
此皆壞偉博辯奇閎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澆認
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日同昔人
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
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
欲秉筆翫縷神志荒耗前後遺亡終不能成章往時
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
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
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
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
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
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比益輕瘴癘就婚娶
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
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
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誨之第二書

柳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者吾於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憂憂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

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雖百復之亦將不已况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䟽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怙人夫剛柔無常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然後得名爲君子必曰外恒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及爲蹇蹇匪躬以格君心之非莊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歟中恒剛則當下氣怡色濟濟切切哀矜淑問之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

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聞善言則拜，湯乃改過不悛。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日。一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冗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周公踐天子之位，握髮吐哺。孔子曰：言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矣。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

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已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耳而子舉將外之邪？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獨遺好事者藻績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邪？吾之憂且疑者。

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
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
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唯狂克念作
聖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狠戾異甚然
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
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
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踣弊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爲
聖也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
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
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

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
吾車之說果不爲聖道邪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
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
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說車之不詳也
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
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
爲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
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
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偈則擾攘欲棄去
不敢猶勉強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邪

忍汗雜器譁尚可恭其體貌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
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遜讓以售聖
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
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
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恒
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
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
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邪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
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
樂行於險邪度不得已而至於險期勿敗而已耳夫

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
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已
任管仲豐浴以伯濟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爲道捨
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書數千言皆未及此則學
古道爲古辭尢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之不
爲而甘羅終軍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
世而釣竒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
僕以爲過矣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
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

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感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嚙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竒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與於琴張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聖明進有道興大化枯槁伏匿縲錮之士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悅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

屈子曰懲於羨者而吹壘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
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
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
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
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
則圓之爲號固子之所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
焉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
者也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
退也安而不控欲如循環之無窮不欲如轉丸之走
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

也吾年十七求進士四年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
詞科二年乃得仕其間與恒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
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訛罵詬辱不爲之面則爲之背
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挫折然已得
號爲狂踈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
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
筭羸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和其光同
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
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
人雖戒厲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

狂踈輕薄之號既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到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徃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已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不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今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

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已然後道可顯達也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子產之鄉校不毀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梢馱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閔廢錮悼籍田之罷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

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重決溪泉爲圃以
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
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
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
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
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
此

上宰相書

韓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
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
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
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
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
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旣見君子錫我百
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旣長育人材又
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
楊舟載沈載浮旣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旣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

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以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竒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譎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

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

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薦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

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事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處後狃之與君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申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溇之畫不繇是而

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悶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

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求請 後十九日復上書

韓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
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
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
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
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
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
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
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此
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

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
恐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
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
既危且急矣大其聲而疾呼
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
矢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
而不救與有來言於閣下
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葬於
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肯
不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
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
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
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
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
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
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
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
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
時宰相薦聞尚有白布衣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

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上宰相第三書

韓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事

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

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

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
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
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
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求薦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
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
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
陵曠塗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

為嶺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
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
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
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
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爾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
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不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
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求通 與于襄陽書

韓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其故在下之人矜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

六編卷之四十九 八書 三 六

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
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旣不足以語之磊落
竒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
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
請見 與鳳翔刑部尚書書

韓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
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
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
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
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

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 豈負大丈夫平
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沈
沈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
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
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
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
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
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
財不可以徧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
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

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稱頌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韓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募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

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

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柳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

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
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
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踴躍敬懼類
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
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
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
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
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
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

王景畧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
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
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
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
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
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
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
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
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

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
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
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
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問是將曰
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
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
哉茲啣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
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
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
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

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
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
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
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
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
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
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字之多莫如今今
之後生為文希屬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
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
之不巳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

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一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山回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亦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士草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

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誥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

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
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外痞氣尤甚
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羶霧填擁慘
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
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未州多火災五年之
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
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
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
中心之惘惘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

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
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
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
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
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
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
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
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
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
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

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求通 投時相書

歐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所能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返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滂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徬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知慮而可

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
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
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
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
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
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
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
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
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
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

皆適其分而收其長
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
堪任以力徒以常有
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
司因自顧其身時偶
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
謹以所業雜文五軸

求請 代揚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歐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爲
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
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召虎申甫之徒下而至
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
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

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圍執鞭朴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

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日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籍而爲說以干

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
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
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
楊氏不爲無恩矣其不肖其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
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
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
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及門而獲罪不猶
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在計愚伏惟聰明幸賜
察焉

與歐公台與時相書同體

論出處

上余青州書

老蘇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
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
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
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
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
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耶脫然爲棄於人而
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
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
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

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羗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疆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磅礴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答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逢事變以成大功功成三川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夫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

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困窮之士莫不頻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

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况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

予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常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求通 上韓太尉書

大蘇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

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相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

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

義故其在 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
王事而不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
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
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
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
尉皆號爲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
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
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
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
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

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
後矣不宣軾再拜

稱頌 上梅直講書

大蘇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
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

二旣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伍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氣論 上劉特讀書

大蘇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矣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

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財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

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歷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嶠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

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上進說 上富丞相書 大蘇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

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辭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

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

茫昧憮怩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不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正居於至足而自以為不足

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庶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
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
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闔曾子孝
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
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
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
而天下不以爲評剛健而天下不以爲疆敦厚而天下
不以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
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
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

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
飾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
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
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
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
於門下軼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
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
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
咸在雖其狂獩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
躬爲詭時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

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求通 上曾丞相書

大蘇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

化而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

其難也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
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
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
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
呶呶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疆觀
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
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
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請取之故凡皇皇
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
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

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
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
可仰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
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
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比學之
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
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
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
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
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

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此文與說富相公文同意皆欲以無意中之

文亦暢

上樞密韓太尉書

小蘇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官地厚宏博克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克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官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人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一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
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
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
又幸矣

新潔 上劉長安書

小蘇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
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
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崗散柯
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
也故大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性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

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謝杜相公書

會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
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
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筮筮路隅無攀緣之
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
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
知所以爲賴而旅視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
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
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
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立宅髮之私無有如其欲
莫人之喪得以卒歿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

如此竊惟世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
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
煩以政豈鄉閭親學危苦之情藜細之事宜以徹於
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輦
之德如此益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
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自然推而行
之不以進退而輦獨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
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
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慙生
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

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敘事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曾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

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燠饑饉與正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莫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檟槩耨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籍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

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於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
莫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
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群進於有司與
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比數於下士以望主
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
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
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
自慰矣此輩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
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覲執事知輩居之何如所
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

及行之日又貶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嗟嘆
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惻不忘
况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上其人
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
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
之者不宜受此此輩旣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
合於聖賢之道旣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刻
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
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覲南方之行李時枉筆
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

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其旨不得日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埃講畫不勝馳戀悽悽之至不宣輦再拜

請求 上曾參政書

王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

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

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事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忤而

文編卷之四十九
一八書
自私自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與辰入夜歸書參

與撫州知州書

曾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歛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巍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

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微官而不爲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爲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爲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爲潔婞婞然而爲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婞婞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爲哉鞏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

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
末而爲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鞏再拜

文編卷之四十九終

